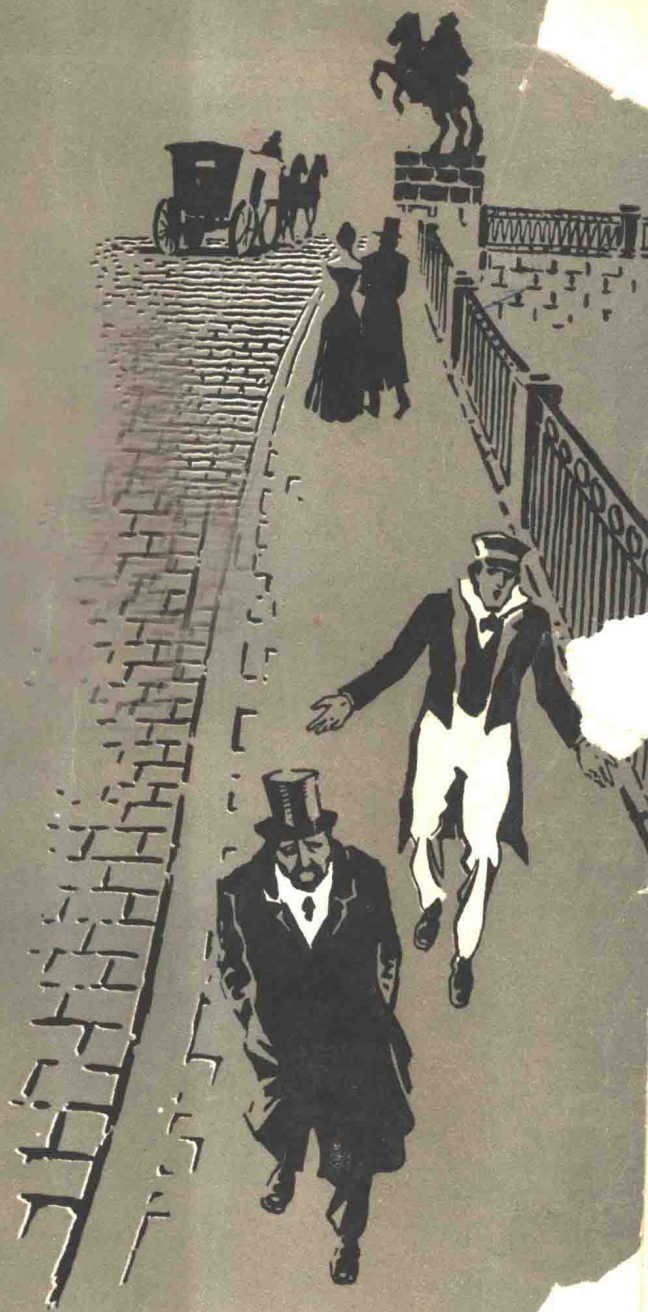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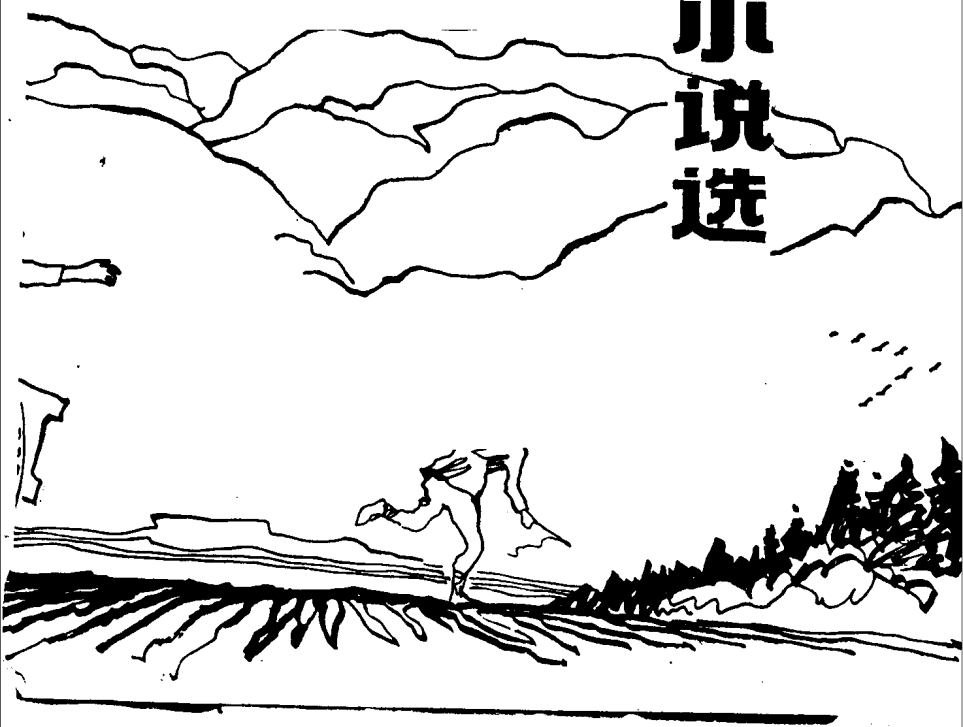
契诃夫幽默短篇小说选



契诃夫幽默短篇小说选

马天民译

杨震夏校



А. П. ЧЕХОВ
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

根据苏联莫斯科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年版译

责任编辑：文 苍

封面
扉页 题图：蒋高仪

契诃夫幽默短篇小说选

〔俄〕安东·契诃夫著

马天民译 杨震夏校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625 字数：118,000
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6,8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890 定价：0.50元

目 次

外交家.....	1
幸运儿.....	7
说情.....	15
艺术品.....	19
外科手术.....	25
意见簿.....	30
世上没见过的眼泪.....	33
靴子.....	41
演说家.....	47
低音提琴和长笛.....	52
马姓.....	59
迷路入.....	66
宝贝狗.....	72
鳕鱼.....	76
不法行为.....	83
巧结局.....	90
失败.....	96
言过其实.....	99
低音提琴手的爱情故事.....	105
无力自卫的人.....	113

纸里包火.....	120
神经过敏.....	126
两封信.....	132
最后一个莫希干女人.....	135
初次出庭.....	142
剧本.....	150
狡猾的诱惑者.....	158
高兴.....	165
致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.....	168
译后记.....	174



外交家

九等文官的妻子安娜·莉沃芙娜·库瓦耳定娜去世了。

“现在怎么办呢？”亲戚和熟人聚集在一块商量。“应当通知她丈夫。尽管他已和她分居，但他总还是爱过死者的。不久前，他还到她这儿来过，跪在她面前反反复复地说：‘安娜奇卡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了结这种苦思苦想的日子啊？’您知道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应该让他知道……”

“阿里斯塔尔赫·伊万内奇！”满面泪痕的姑妈对前来参加商议的上校皮斯卡列夫喊道，“您是米哈依尔·彼得罗维奇的朋友，就劳您的驾，到他的衙门去一趟，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……不过您，亲爱的，不要一下子，不要劈头盖脑地猛击他，否则怕他会闹出什么事来的。他是个带病的人。您要先让他有个思想准备，然后再……”

皮斯卡列夫上校戴上军帽，出发到刚刚丧偶的鰥夫供职的衙门去了。正碰上他在编制平衡表。

“米哈依尔·彼得罗维奇，”他在库瓦耳定的办公桌旁坐下，一面擦着汗，一面说道，“你好啊，亲爱的！街上尘土飞扬，愿天主见谅！写吧，写吧……我不会打扰你的……坐坐就走……你知道吧，我从这儿路过就想到：是啊，米沙就在这儿做事！进去一下！顺便那个……有点小事儿……”

“您坐一会儿，阿里斯塔尔赫·伊万内奇……坐一会儿……再过一刻钟我就完了，我们就来聊聊……”

“写吧，写吧……我只不过是出来走走……说上两句，马上就走！”

库瓦耳定放下笔，准备听他讲。上校理了理自己的衣领，接着说：

“你们这儿很闷热，街上才真是天堂……阳光、习习的微风，知道吗，小鸟儿……春天啊！沿着林荫道自由自在地漫步，这样，知道吗，我感到惬意得很！……我是个无牵无挂的人，老光棍……想上哪儿，就上哪儿……要是高兴——我就上啤酒馆去，要是高兴——我就坐上马车来回兜个圈子，谁也不敢阻拦我，在家里谁也不敢在我背后号叫……老弟，比打光棍更好的生活是不会有……自由！自在！呼

吸，就觉得是在呼吸！现在我回到家里，什么样的也……谁都不敢问我上哪儿去了……我自己就是主人……有许多人，我的老弟，赞美家庭生活，依我看呀，它比服苦役还要糟糕……这些时髦的服装、腰垫、流言蜚语、刺耳的尖叫声……来往不断的宾客……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爬到人世间来……庞大的开销……一点意思也没有！”

“我马上，”库瓦耳定拿起笔来说道，“我搞完它，再……”

“写吧，写吧……假若碰到妻子不是个难缠的，那还好，然而要是碰上一个穿着裙子的魔鬼呢？要是遇到的是个成天东串西逛，纠缠不休的女人呢？……那就痛哭流涕好啦！就以你为例吧……独身的时候，你还象个人样，而要亲以后，却变得憔悴，成了个忧郁的人……她使得你在全城名誉扫地……把你撵出了家门……这有什么好的？所以这样的老婆是值不得惋惜的……”

“我们的破裂是我的过错，而不是她的。”库瓦耳定叹口气说。

“你请等一下！我是了解她的！狠毒的、任性的、狡猾的女人！每一句话，都是毒刺，每一瞥目光，都是利刃……为什么她，已故的人，会有这样毒辣的心肠，简直说不清楚！”

“怎么会是已故的人呢？”库瓦耳定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“莫非我说了‘已故的人’吗？”皮斯卡列夫猛然醒悟，脸都红了，“我绝没有这样说……你怎么啦，上帝保佑你……脸色都白了！嘿嘿……听话要用耳朵听，不是用肚子听！”

“您今天到安姐塔那儿去过吗？”

“早上去过……她还躺着呢……任意支使女仆……要人

家给她拿这拿那的……叫人难以忍受的女人！我不明白，你到底为什么要爱她，根本不要理她……上帝保佑，她让你这个不幸的人免受束缚就好啦……你就过过自由生活，快乐一阵子……另外讨上个老婆……好啦，好啦，我不说了！你不要皱眉头嘛！要知道，我这只不过是象老年人那样说说……照我的意思，你知道……想爱——就去爱，不想——就不爱，我就是这样……希望你好……不和你生活在一起，不想了解你……这算得什么老婆？长得不漂亮、瘦精干巴的，脾气又坏……不值得惋惜……由了她吧……”

“您倒讲得容易，阿里斯塔赫·伊万内奇！”库瓦耳定叹气说，“爱情不是头发，一下子是拔不掉的。”

“有什么好爱的！除了阴险毒辣，你从她身上什么也没看到。你原谅我这老头子，我没喜欢过她……我见不得她！打她住宅旁经过时，为了不见到她，我就闭上眼睛。上帝保佑她！愿她升入天堂，长眠不醒，然而……我不喜欢她，有罪的人啊！”

“听着，阿里斯塔赫·伊万内奇……”库瓦耳定脸色刷白，“您已经第二次漏嘴说……她死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谁死了？谁也没死，我只是不喜欢她，已故的人……啐！噢，不是已故的人，是她，你的安努什卡……”

“她死了，对吗？阿里斯塔赫·伊万内奇，不要折磨我吧！您有点异样的紧张，说话颠三倒四……赞美独身生活……她死了？是吗？”

“就算是死了吧！”皮斯卡列夫低声含含糊糊地说，一边咳着嗽，“老弟，你怎么一下子就……就算她是死了吧！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，所以，她也是要死的……你也是要死的，

我也……”

库瓦耳定眼睛通红，泪水盈眶。

“是在几点钟？”他低声问。

“哪一点钟也不……你就啼啼哭哭的！她没死嘛！谁跟你说她死了？”

“阿里斯塔尔赫·伊万内奇，我……我求您。您别怜悯我！”

“跟你，老弟，一句话也说不成，你仿佛是个小孩似的。我又没跟你说她死了。是没说吧？那你为什么要畏畏葸葸的？去，看看去——她活得好好的！我上她那儿时，她正在和姑妈吵嘴……马特威神甫在那里作祭祷，而她在满屋子大嚷大叫。”

“作什么祭祷？为什么要作祭祷？”

“作祭祷吗？是这样的……好象是代替祈祷的。也就是说……没有作过什么祭祷，而是什么样的……什么也没有。”

阿里斯塔尔赫·伊万内奇前言不搭后语，站起身，脸朝窗子，咳起嗽来。

“我咳嗽，老弟……不知在什么地方着凉了……”

库瓦耳定也站起身来，神经质地办公桌旁走来走去。

“您在哄骗我，”他说，用一双发抖的手揪自己的小胡子，“现在我明白了……一切都明白了。只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要这一套外交手腕！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说？她死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唔……怎么对你说呢？”皮斯卡列夫耸耸肩膀，“不是说她死了，而是这样的……瞧你，就哭鼻子了！要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！不只她一个人会死，我们大家都将到那个世

界去！当着人的面有什么好哭的呀，最好收起眼泪，祈祷死者安息！画画十字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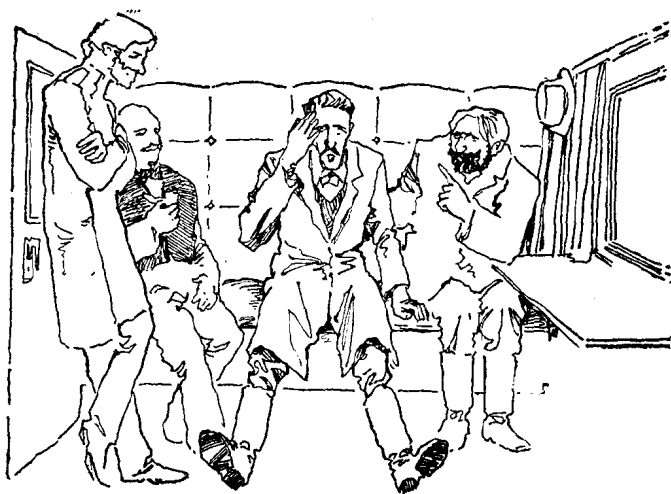
库瓦耳定呆板地望着皮斯卡列夫达半分钟之久，后来脸色变得非常苍白，倒在圈椅里，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起来……他的同事们一个个地从座位上跳起，跑过来帮他的忙。皮斯卡列夫搔着后脑勺，眉头紧锁。

“跟这样的先生打交道确实是件麻烦事啊！”他摊开两只手抱怨道，“嚎啕大哭……嘿，请问，为什么要嚎啕大哭？米沙，你疯啦？米沙！”他推了推库瓦耳定……“要知道她还没死呢！谁跟你说她死了？相反，医生们说还有希望呢！米沙！喂，米沙！我跟你说，她没死呢！我们一块上她那儿去，你愿意吗？我们正好赶得上祭祷仪式……也就是说，我怎么啦？不是赶上祭祷仪式，是赶上吃午饭。米申卡！相信我的话吧，她还活生生的！愿主惩罚我吧！叫我眼珠子烂掉！不相信吗？那我们就找她去……那时你要怎么说都由你，假若……我不明白，他这是从什么地方想出来的？我今天亲自到死者家里去过，就是说，不是死者家里，而是……呸！”

上校挥了一下手，吐了一口痰，就从衙门里走了出来。他回到死者的住宅，就倒在沙发上，揪住自己的头发。

“你们自己找他去吧！”他绝望地说，“你们自己去让他对这个噩耗有个思想准备好啦，把我免了吧！我不愿意，太太！只要对他说上两句话……才稍微暗示一下，您瞧，他就怎么样！要死！昏了过去！下一回无论如何也不啦！……你们自己去吧！……”

（一八八五年）



幸 运 儿

有列客车正从尼古拉耶夫沿线的波洛果耶车站开出来。在二等车厢的吸烟间里，光线昏暗，有五位乘客在打盹儿。他们刚刚进过餐，现在靠在沙发上，想打个盹儿。车厢里静悄悄的。

车厢门开了，进来一个瘦高的、象根竹竿似的人，头戴一顶棕黄色的帽子，身上穿着一件十分讲究的大衣，很象歌

剧里和尤利·维尔恩^①小说里的新闻记者。

这人站在车厢中间，气喘吁吁，眯缝起眼睛久久地望着那些沙发座位。

“不，这也不是！”他嘟嘟哝哝地说，“鬼知道是怎么回事！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不，不是的！”

有位乘客端详着这个人，然后高兴地叫道：

“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！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啦？是您吗？”

长得象根竹竿似的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愣了一下，呆呆地望着这位乘客。认出这人以后，他高兴得拍起巴掌来。

“噢，是彼得·彼得罗维奇呀！”他说，“多年不见了！我不知道您也乘这趟车。”

“一向平安吧？”

“托福，托福，只是，老兄，我把自己坐的车厢给忘了，眼下怎么也找不着。我真是糊涂虫！我真该打屁股！”

竹竿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身子摇摇晃晃，吃吃地发笑。

“这样的事是常有的！”他接着说，“响过第二遍铃后我下车去喝了点白兰地。当然，我喝了。可是由于我捉摸到下一站还远着哩，何不再喝它一杯呢？我正一边考虑，一边喝酒的时候，突然第三遍铃响了……我象疯子似地奔跑，跳上了追上的第一节车厢。您看，我不是糊涂吗？我不是兔崽子吗？”

“看来，您挺开心，”彼得·彼得罗维奇说，“您请坐！非常欢迎您！”

^① 法国作家（1828—1905年）。

“绝对不行……我要去找自己的车厢！再会！”

“在黑处恐怕您会从车厢的接头处摔下去的。坐下吧，等到了下一站，您就会找到自己的车厢的。坐下吧！”

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长叹一声，犹豫不决地在彼得·彼得罗维奇的对面坐了下来。显然，他心神不安，身子扭来扭去，如坐针毡。

“您是上哪儿去呀？”彼得·彼得罗维奇问道。

“我吗？到空间去。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上哪儿去。命运之神带我上哪儿，我就上哪儿。哈哈……亲爱的，您什么时候见过幸运的傻瓜没有？没有吧？那您就瞧吧！现在坐在您面前的就是凡人中最幸运的人！不错，先生！从我脸上看不出什么来吧？”

“也就是说看出……您有点那个……”

“想必我现在的神经是傻乎乎的！哎，可惜没有一面镜子，不然我真要照照自己的这副样子！老兄，我感到自己渐渐变成白痴了。这是实话！哈哈……您可以想象，我是在作蜜月旅行呢。您看，我不是兔崽子吗？”

“您吗？莫非您结婚啦？”

“就是今天，我最亲爱的！在教堂里举行过婚礼，我就上了火车。”

接着就是祝贺及惯常的问话。

“真有您的……”彼得·彼得罗维奇笑着说，“怪不得您打扮得象个花花公子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……为了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，我还在身上洒了些花露水呢。我超脱得很！用不着操劳，用不着动脑筋，只是有一种感觉……鬼知道这种感觉叫什么……是无忧

无虑呢，还是什么？我从来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美好！”

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闭上眼睛，摇头晃脑。

“我幸福得无法形容！”他说，“您自己想想看。我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了。在那儿，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，可以这样说，这个人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我。多好的金发女郎，长着个小鼻子……纤细的手指……我的心肝！你是我的安琪儿！你是小胖娃娃！我心中的小蚜虫！她那双小脚呀！主啊！要知道那不是象我们的大脚丫，而是一种小巧玲珑、令人心醉的……难以形容的玩意儿！这样的小脚啊，拿起来，恨不得一口就把它吞下去！唉，您什么也不懂！因为您是唯物主义者，马上就要这样那样地分析上一番！这号人尽是些枯燥乏味的光棍，再没别的了！瞧，等您结了婚，就会想起我的话来了。到那时您就会说，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现在在哪儿呀？对了，先生，现在我得回自己的车厢去了。那儿有人在迫不及待地等着我……在盼我回去。迎接我的将是微笑。我坐到她身边，就这样用两个手指头抬起她的小下巴……”

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摇头晃脑，幸福得大笑不止。

“然后，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，用手搂着她的腰。您知道，四周一片寂静……富有诗意的半明半暗。这样的时刻我真想拥抱整个世界。彼得·彼得罗维奇，请允许我拥抱您一下吧！”

“可以，请吧！”

在乘客们的哄堂大笑声中，两个朋友互相拥抱。随后，幸福的新郎接着说道：

“为了实现更大的愚蠢行为，或者象小说里描写的那

样，为了形成一个强烈的印象，你就上小馆子去喝上两三盅酒。在你脑子里和心里就马上会产生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即使在童话里也是读不到的。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大得无边无际……我要拥抱整个世界！”

乘客们看着这位醉醺醺的、幸福的新郎，受了他那快活劲的感染，瞌睡也没有了。不久，出现在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身旁的不是一个听者，而是五位听众了。他扭来扭去，如坐针毡，唾沫四溅，手舞足蹈，喋喋不休。他哈哈大笑，其他人也都跟着哈哈大笑。

“主要的，先生们，要少动脑筋！什么分析啦，全去它妈的……想喝，你就喝，根本用不着多余地寻根究底：喝酒有害呢还是有益……所有这一切哲学啦，心理学啦，统统都见鬼去吧！”

列车长走过这节车厢。

“亲爱的人，”新郎对他说，“您经过二百零九号车厢时，请您在那儿找一找一位头上戴着绣有一只白鸟的灰帽子的太太，请告诉她，我在这儿！”

“听候您的吩咐。不过本次列车没有二百零九号车厢，只有二百一十九号车厢！”

“好吧，那就二百一十九号车厢！反正都一样！那就请您告诉这位太太说，她丈夫安然无恙！”

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突然抓着头，哼哼唧唧地说：

“丈夫……太太…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吗？丈夫……哈哈……真要揍你一顿，你这个做丈夫的！哎呀，糊涂虫！可是她呀！昨天还是一个小姑娘……小虫子……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“现在见到幸福的人甚至觉得有点儿奇怪，”一位乘客

说，“似乎很快就会看到一头白象似的。^①”

“是啊，可是这又怪谁呢？”伊万·阿列克谢伊维奇说，伸出他那双穿着尖头皮鞋的长脚，“要是您不幸福，那只能怪您自己！是的，先生，您是怎么想的呢？人本身就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。只要您愿意，您就会幸福，可是您偏偏不愿意。您在固执地回避幸福嘛！”

“那里的话！那能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！……人的本性早已确定，人生长到一定的时期就要恋爱，这个时期一到来，那就拼死命地去追求爱情吧，可是您却不遵从这一自然法则，老是等呀，盼呀。其次……法律也规定了，一个正常的人必须结婚……不结婚就不会有幸福。良好的时辰一旦到来，您就结婚吧，用不着拖延……可是您偏偏不结婚，老是等呀，盼呀！还有，圣经上说，酒能使人心头畅快……假如你身心愉快，并且想更愉快些，那就上馆子去喝上一通吧。更重要的是别自作聪明，而是要依葫芦画瓢！依葫芦画瓢才是伟大的事业！”

“您说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。要是碰上牙齿痛或者是碰上个凶恶的丈母娘，把你的幸福给弄得乱七八糟的，那就够受的了，还算个什么幸福的创造者呢？一切都取决于机缘。要是我们现在发生一场车祸，那您就要唱别的调了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新郎反驳说，“车祸一年只有一次。什么事故我都不害怕，因为没有发生事故的根据。事故是罕见的！让它们见鬼去吧！我连说都不想说起它们！我们好象就要到站啦。”

^① 意为结婚是个累赘。